

編房山

# 反倭袍

上海人民書局印行



- 第十六回 苦相思修文歸地府.....救同胞刼獄開吳門
- 第五十九回 掩淚入宮門無奈何傳密札.....詐瘋還故里不如歸去訪良朋
- 第五十八回 托良媒開關求淑女.....畫芳容咫尺隔銀河
- 第五十七回 移棹避狂生畫鷁連留山下路.....停車看倩影驚鴻錯認意中人
- 第五十六回 乘鸞倚鳳名妓侍行宮.....落葉哀蟬紅顏悲薄命
- 第五十五回 傷心刻骨撒手離塵.....玉貌珠衣常筵舞劍
- 第五十四回 薄子彌留傾城廿一諾.....蛾眉臥病遺恨千秋
- 第五十三回 黑獄救嬌黃金續命.....羅幃陳玉體紅粉酬恩
- 第五十二回 忍心害理大婦死金夫.....倚玉假香幽圓抱衾惆
- 第五十一回 負初心老拳恣楚撻.....賦小星豔婢抱衾惆
- 第五十回 黑獄無情深徒拒狂且烈婦捐軀.....黃金有價犯婦賊夫逐利
- 第四十九回 投繯保節拒狂且烈婦捐軀.....狗肺狼心爭賄賂夫逐利

第四十九回

投環保節拒狂且烈婦捐軀

狗肺狼心爭賄賂貪夫逐利

襄陽城外有一個清風莊。莊上也有二三百人家。一大半都是城裏富家的佃戶。一小半是在本莊上開個小鋪子。販運那些日用起居的東西。供給本莊。同左近幾處小村莊的買戶。莊上有一家姓吳的佃戶。兄弟三個。種著六十畝田。倒也很可以過得去。吳家的老大叫吳阿大。兩個兄弟就叫吳阿二。吳阿三。阿大娶妻金氏。父親是城裏的一個窮秀才。金氏嫁了過來。同阿大倒也極其和美。阿二阿三都還沒有成家。不幸吳阿大自娶了金氏之後。不到兩年。就一病死了。金氏呼天搶地。痛不欲生。只要絕食自盡。虧得金氏的母親。苦苦的勸住了。金氏就一心一意的守節。吳阿二這個東西。却不是個好人。他看著金氏長得很有幾分姿色。就想要叔接嫂起來看官。你道什麼叫做叔接嫂。原來是當時的一種陋俗。哥哥死了。兄弟還沒有成家。就把寡嫂當作自己的老婆。一般

的也交拜成親。發帖請酒。這已經是極可笑的了。更有哥哥纔死。就徵了父母同寡嫂的同意。當時叫寡嫂在哥哥的停屍床下。拜了幾拜。痛哭一場。立刻換了彩衣。同夫弟交拜成禮。然後再裝殮床上的屍身。從此這個寡婦就把前夫當作大伯看待。在前夫屍骨未寒的時候。公然就同後夫同入洞房。成其好事。也有兄弟死了。哥哥沒有成家。就把弟婦當作老婆的。就叫伯接弟婦。但是這種事情。略有心肝的婦人。多不肯答應的。這吳阿二居然挨過了他哥哥的斷七。方纔和金氏商量這件事情。在他自己想起來。已經很夠面子的了。無奈金氏從小也跟著他父親讀過書的。吳阿大未死之前。夫婦間又十分相愛。如何肯做這樣的事情。正顏厲色的一口回絕。吳阿二也無可如何。吳家種的六十畝田。本是王文的產業。王文在清風莊上。有七八百畝田。也有一二十家佃戶。就在吳阿大死的這一年上。吳阿二兄弟兩個。又賭輸了錢。還不出租。催了好幾次。交不出。少不得要勞動王文的大駕。親自登門催索。這班佃戶。平時見了

田主本來就像屬員見了長官一般。家家都要殷勤招待。不敢怠慢。何況欠了田租。更不敢不格外巴結。王文到了吳家。吳阿二兄弟連忙叫金氏殺雞煮酒。款待王文。又再三的在王文面前說窮告苦。只說阿大病了一個多月。醫藥費用了若干。死後收殮葬埋。又用了若干。今年實在交不出來。求王文寬到明年再追。王文如何肯聽。只說佃戶死了。與田主什麼相干。你們又不是我的家奴。怎麼好死了人。就賴我的租。你們打量著留了我一頓飯。就算了麼。現在限你們三天一齊交清。如若三天交不出。那可不要怪我。我就要把你們弟兄兩個帶進城去。到襄陽監裏住幾天的了。王文正在鉄錚錚的發作。一眼見了金氏從裏面端著一碗鷄。同一盤鷄蛋走出來。吳阿三忙來接了過去。金氏就一同身進去了。王文看了金氏一身素服。脂粉不施。雖然裙布釵荆。却自有一種婀娜動人的姿態。和那些庸脂俗粉比起來。真個別是一般風韻。不覺把王文看得呆了。登時說話的口氣。就和霽了許多。王文出來收租。本是住在船上的。今

日却忽然紆尊降貴的。要在吳家打起公館來。吳家那裏敢不答應。趕忙收拾出一間房來。給王文住。吳阿二同吳阿三就兩個住了一房。吳家的房子是三間兩進。雖然並不高大。却也是乾乾淨淨的瓦屋。金氏住在後進上首一間。對面一間空著。本來吳阿二巴結王文。要把金氏對面的一間收拾給王文住。金氏不肯。說我是個孀居。外觀不雅。還是把外面二叔住的一間。讓給王相公住了。二叔就同三叔併住一間。噥幾天再說罷。阿二聽了。只得把自己的房讓了出來。王文住了一夜。第二天就在自己船上備了菜。把吳阿二吳阿三兩兄弟邀到船上去吃了一頓中飯。又送了幾碗堆頭滿碗的菜。同一壺酒給金氏。金氏就不由有些疑惑起來。暗想怎麼隔了一天。就變了臉皮。昨天那種氣勢。好像人也吃得下去的。今天無故的忽然這般和氣起來。這是什麼緣故。就把送來的酒和菜。放在一邊。一些也沒有敢吃。飯後王文同著吳阿二兄弟回來。吳阿二同阿三都吃得醉醺醺的。滿頭油汗。歡天喜地的。只對金氏說王相公真

是好人。金氏道：你只管巴結他。欠他的租，依然要還他的。他肯不要我們還麼？阿二呆了一呆。阿三接著道：王相公只當我們有了錢，不肯還他，所以生氣。若當真知道我們這樣爲難，他們這種有錢的人家，那裏在乎我們這幾個錢？金氏冷笑道：你哥哥在日，原也不至於如此艱難。只要你們不去賭錢，也何至於田主親自下鄉催逼呢？幾句話把阿二、阿三說得沒顏落色的走了。到了夜裏，金氏已經睡了。睡夢裏聽得房門敲響，驚問何人。阿二、阿三兩個人齊聲答應：是我們。請嫂嫂開一開門。我們有要緊的話說。金氏道：半夜三更，有什麼要緊的話？明天再說罷。阿二道：現在二更纔過，我們都還沒有睡。嫂嫂請起來開一開罷。阿三也道：我們只有幾句話說完了。嫂嫂再睡也不遲。金氏本待不開，想一想他們弟兄兩個同來的，料來沒有什麼歹心。且開了門，問他們有什麼話。就在床上披了衣服起來，趂著弓鞋，略挽一挽頭髮，開了房門走出來，問有什麼事。阿二道：我們弟兄兩個出去趕了半天，借到了十兩銀子，還租不夠，所差

也不過一二兩銀子的事。明天請嫂子把銀鐲子借給我們去押一押。停三天就贖給嫂子何如。金氏聽了道。這也不是什麼要緊事。何必慌慌張張的。一定要我開門。明天再和我說。遲了什麼。我通共只有一副鐲子。你們要明天只顧拿去。可是這是你哥哥定親的聘禮。將來我死了。要帶到土裏去的。你們拿去押一押。倒不要緊。只記著早些贖還我就是了。阿二阿三連說這個自然。嫂子只顧放心。包管兩三天之中。就贖還嫂子的原物。說著兩個人就趑趑的走了出去。金氏暗想這兩句話。也不是什麼要緊話。他們搗的什麼鬼啊。金氏猜疑了一會。纔走進臥房。關上房門。只見床橫裏走出一個人來。燈光之下。對著金氏就是一揖。金氏一見大驚。看一看這個人。戴著方巾。衣裝華麗。舉止風流。不像是下流人的模樣。分明就是昨天住在這裏的田主王相公。忙說你不是王相公麼。爲什麼掩到我房裏來。你是個秀才。我却是個寡婦。快快出去罷。說著就走過去。把房門開了。王文笑容可掬的道。我昨天一見了小娘子的姿容。

不知怎樣的就覺滿心裏非常愛慕。不瞞小娘子說。我見的女子也不在少處。美貌的雖多。總不合我的意思。只有小娘子生得這般端麗。只可惜生於小戶人家。錯配了姻緣。枉枉的葬送了一生一世。如今尊夫既然死了。小娘子正在青春。又沒有兒子。何苦這般守節。熬著這形單影隻的淒涼。不如同著我到城裏去。還可以落個下半世的快活。若蒙小娘子答應。那時我就把小娘子含在口中。擎在掌上。王文還沒有說完。金氏早正色道。這般無禮無義的說話。也不像讀書人口裏說出來的。我雖然嫁在田家。父親也是秀才。我從小也讀過幾年書。只知道從一而終。豈肯夫死改節。你不必再說。快快的給我出去。如若不然。我叫起來。給他們知道了。面上須不好看。王文聽了金氏這幾句說話。知道事情不成功的了。就索性放大了膽。對金氏說。小娘子就是喊叫。也沒有人來管我們的事。請小娘子老實些罷。一面說著。走上一歩。就摟金氏。金氏急忙閃過。往房門外便跑。王文性急慌忙的趕過來。就一把扯住了金氏的衣角。往裏

一拉。金氏脚小伶仃。立不住脚。給王文拉得身體一側。王文再趁勢著力一帶。金氏一個身體。已跌入王文懷中。王文就緊緊地把金氏摟住。金氏竭力掙扎。口中大叫二叔三叔快來。王文笑道。任是小娘子喊破了喉嚨。他們也不會來問的。抱著金氏。就要放到床上去。金氏口中亂喊。地方救命。身體亂扭。兩脚亂踢。依然掙不脫。金氏恨極了。在王文的臉上。著力咬了一口。咬得王文皮開肉破。鮮血迸流。王文臉上吃了痛。不覺一聲啊呀。兩手一鬆。把金氏放開。金氏恨得咬牙切齒的。脫了身。就隨手搶過一根門閂來。照著王文劈頭劈腦的就打。王文忙把手一擋。手上早吃了一下。撲的把右手五個指頭都打腫了。王文急喊不要打。我有話說。金氏氣得眼都紅了。那裏理他。手裏的門閂。就同雨點一般打下來。王文頭上肩背上受了許多下。沒奈何只得抱頭鼠竄而逃。金氏也不顧身上還是一條單叉褲子。提著門閂追出來。追到外面一進。劈面早撞著了吳阿二弟兄兩個。連忙攔住了金氏。奪下門閂。勸道。嫂子進去罷。有話慢慢

商量。不要鬧得鄰舍人家知道了。面子上不好看。金氏給他們攔住了不放。只好喘吁吁的回房坐下。阿二阿三也跟著進來。金氏把方纔的情形和他們說了。要他們連夜把王文趕出去。阿二頓了一頓道。這是辦不到的。你說他調戲你。我們沒有瞧見。只見你提著門門。把王相公趕了出來。就是打官司。也要有憑據。不能你說他調戲了你。就把你的話當爲實話。況且我們是鄉裏人。從來沒有見過官的。見了官先嚇得話都說不出了。不如就是這樣算了罷。金氏聽了。已經氣得眼中流淚。更聽吳阿三說道。依我看起來。嫂子年紀輕輕的守什麼節。守節又不能當飯吃。當衣服著。乾脆一句話說。料想這個節也是守不到頭的。不如爽爽快快的跟了王相公。嫂子樂得一生受用。連我們弟兄兩個也帶挈著有個出頭之日。金氏聽了。方纔心上恍然大悟。暗想原來你們這兩個畜生。竟是和姓王的說通了。有意來敲我的門。暗暗放他進來的。越發氣得渾身亂抖道。好好。你們兩個人和外人串同了。來捉弄我這個寡婦的嫂嫂。你這

兩個人的心。到那裏去了。阿二道。嫂子。你也不必如此假撇清。王相公是在你房裏走出來。知道他是怎麼進去的。就是你開了門叫他進去。我們也不知道啊。金氏聽他們說到這般有天沒日的話。分明是已經得了王文的好處。所以滿口裏幫他。連忘八烏龜都願意做的了。一時氣得幾乎一口氣透不出來。只覺得滿眼睛裏金星亂迸。耳朵裏只是汪汪的亂響。險些翻身跌倒。定了一回神。纔透出氣來。只對他們冷笑道。你們好好的兩個人。願意當忘八。倒也虧你們的。不過你們願意當烏龜當忘八。可不與我相干。我的身體。你們也做不了主。明天我去請了我父親來。他自會和你說話。你們快給我出去。阿二阿三聽他要叫他父親來。和他們說話。心上也有些怕。就走出去了。金氏候他們走了。把房門緊緊的關上。哭了半夜。明天一早起來。早飯也不燒。就要回去。阿二阿三那裏肯放。只說沒有客人住在家裏的時候。你愛幾時回去。就幾時回去。我們不來問你的信。但這幾天正是王相公住在這裏。你要一走。弄飯做菜。我們

都是弄不來的。王相公說明天一準進城。等他進了城。你再回去罷。昨天和你說的鐲子。請快些拿出來。好湊著還租。金氏見他們不肯放他回去。要自己走回去。又相離很遠。差不多到城裏有四十里路。只得捺著性子。住了一天。王文和他見了面。也不提起昨天的話。只當沒有這回事。到了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。隔壁撲的攢過一塊瓦片來。上面包著一張紙。金氏不知什麼東西。走進去拾起來看時。只見紙上寫著一個英字。金氏知道是隔壁鄰女馮淑英攢過來的。就低低的問一聲是淑妹妹麼。牆外也輕輕答應一聲是的。這馮淑英是吳阿大的表妹。同金氏甚是投機。常常到金氏這邊來。要金氏教他讀書寫字。一年多的功夫。馮淑英本是聰明。金氏又肯盡心指導。馮淑英更極肯用心。居然一年多些。就認識了五六千字。而且粗淺的信也勉強寫得出來。今年春天吳阿二想要娶馮淑英做老婆。馮淑英不肯。從此就不大肯到吳家來。怕撞著了吳阿二。不好意思。昨天夜裏馮淑英忽然聽得隔壁金氏在房裏大叫阿二阿

三。又叫地方救人。馮淑英不知是什麼事。連忙起來趕到他母親窗下。說母親快起來。隔壁的大嫂子。在那裏叫救人。不知道是什麼事。我們快過去看看。他母親聽了。也急急起來。再一聽時。好像金氏在那裏罵人。又聽得一連撲撲的幾下。又似乎是在那裏打人。更聽得金氏一路罵出去。金氏的房。本來和馮淑英的臥室。是貼隔壁。只隔一堵薄薄的土牆。說話的聲音高了些。隔壁就聽得清清楚楚。所以金氏房裏的事情。馮淑英差不多沒有一件事不知道的。起先馮淑英聽得金氏叫救人。只道他遇了什麼強暴。忙忙的要拉著母親過來。如今聽見金氏罵人。料來沒有什麼危險。三更半夜的。覺得不便到別人家來敲門打戶。馮淑英却一夜沒有睡著。到了明天。馮淑英再忍不住。只得走到吳家來。要問問金氏昨天夜裏爲什麼叫救人。走到吳家。只見吳阿二同吳阿三兩個坐在一處。交頭接耳的。不知說些什麼。只聽阿二說道。這個人不中抬舉的。我好意要他。他倒跳在架子上。拏腔做勢的不肯。看他今天晚上還強到那裏。

去。他口口聲聲的說要守節。真是可笑。我們鄉裏人家。又不曾讀過書。用不著守節的。阿三道。不過我有一句話要說明白的。他的東西衣服。王相公說過的。一些也不要。這些東西。我們弟兄兩個要平分的。不能再像這三百兩銀子一般。你多拿四十兩。倒拿了一百七十兩。我只拿了一百三十兩。論理他的東西。該一齊給我。我才對。馮淑英聽了。心上已經猜著了八九分。怕他們看見了他。要不叫他進去。索性趁他們交頭接耳的時候。沒有工夫顧到自己的進來。輕輕地回身便走。到了家裏。先和他母親說了情形。道。母親。我們要設法救他。纔是。難道眼睜睜看著他受那兩個畜生的算計不成。他母親道。這是人家的家事。我們又不是他娘家的人。又不是父親族長。有什麼法子去救他呢。馮淑英奮然道。大嫂嫂的父親金振玉。不是秀才麼。我們趕快送個信給他。叫他把大嫂子接了去。也就是了。他母親道。金振玉住在城裏。我們又不知道他的住處。偌大的襄陽城。到那裏去尋。二則你哥哥出門去了。家裏沒有男人。你叫那一個

送去呢。馮淑英聽了。覺得他母親的話有理。默然了一會道。那末我就到牆頭上去和他說話。給他一個信。叫他好預備。我們這邊同他的臥房。只隔一層土牆。真到了要緊的時候。就在牆上挖一個洞。逃到我們這裏來也可以的。他母親道。你給他一個信。倒可以的。若說要在牆上挖洞。這土牆雖然不厚。也有六七寸。我們又不是賊。那一個會挖壁洞。還是你會挖呢。還是他會挖呢。馮淑英聽了。由不得也笑了。當下母女兩個定了主意。他母親就幫著他。掘了一個梯子來。倚在牆上。等了一會。不聽見聲息。母女兩個穿梭也似的。在牆下探聽。直等到日色平西。纔聽見隔壁院子裏有金氏咳嗽的聲音。馮淑英連忙把預備下的一塊磚頭。撲的飛過牆去。一回兒聽金氏的聲音。問是淑妹妹麼。淑英答應了一聲。就在牆頭上露出一個臉來。問大嫂子昨天夜裏什麼事。金氏忙走近牆下。同馮淑英的臉。只隔得三五尺。輕輕的把昨夜的事。大概說了幾句道。我今天過了一天。明天決計進城去了。非等阿二娶了親。不能回來。馮淑英忙

說大嫂子你要走。今天就走。如若今天不走。明天怕的走不了。就把方纔阿二阿三的話和他說了道。這樣看起來。他們已經把你賣了三百銀子。今天夜裏就要擺佈你。還等得及明天麼。金氏聽了大驚道。今天叫我怎麼走得及呢。馮淑英道。你若不走的話。恐怕就要吃虧了。一句話剛剛出口。外面阿二阿三已一陣風的走了進來。嚇得馮淑英縮了下去。再不上來。阿二阿三見金氏站在牆下面帶驚慌。齊說。嫂子在這裏做什麼。金氏勉強說道。我方纔掉了一件東西。所以在這裏尋。阿二阿三忙問掉了什麼。金氏說掉了一個耳環。阿二阿三不約而同的往金氏耳朶上一看。見兩邊耳環都帶得好好的。就說嫂子的耳環。不好好的戴在耳邊上麼。金氏支吾道。這是我穿一副耳環換上。堂屋裏已經有些黑了。走到院子裏來穿。不想掉了一只。阿二阿三兩個都是粗人。也不再問。只說今天的晚飯早些做。王相公說吃過了飯。就回到船上去住。今天不住在這裏了。金氏只好答應了。兩個人就走了出去。金氏想一想淑英的話。